

追兵在深山之中陷入了迷阵



张海帆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魔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[上期回顾]

张贤带着柳万遥逃出洪德馆,同时,柳荫也在李易等人的接应下逃出段士章大宅。但刘管家的反应太快了,他立刻安排人手追捕张贤。张贤他们能顺利逃脱吗?

魔术小说

密林之中,张贤、柳万遥正在艰难地徒步前行,他们骑马已是无路可走,只有丢弃了马匹,钻入林中。身后,枪声一阵接着一阵,追兵也向他们这边赶来。

柳万遥年岁已大,常年在洪德馆受折磨,已让他无法跟上张贤的脚步。为了掩护柳万遥逃走,张贤选择和他分开,走了另外一条路,以便引开洪德馆的追兵。

张贤绕过一片山林,从一块大石上跳下,刚刚站起来要跑,对面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向了张贤,洪德馆的看守骂道:“还想跑!动一下就打断你的腿!”

张贤被押到洪德馆的门口时,段士章、刘管家正咬牙切齿地等着他。段士章一见张贤,气不打一处来,当即命令处死张贤,使用的是洪德馆非常残忍的刑罚——浸猪笼!

水塘边,巨大的猪笼已经从水中吊起来,看守们忙碌地检查着,将粗大的铁锁打开,拽下铁链,拉开了猪笼的门。张贤背着手,捆得结实结实,嘴上也勒着布条。看守们按着张贤的脑袋,向猪笼里塞去。

张贤奋力地挣扎着,向看守身上乱撞,看守又打又骂,硬生生地把张贤塞了进去,随即将猪笼关上,用铁链一层一层地绑紧,“咔嚓”一声上了大锁。看守们松开绳索,让猪笼一点一点地没入水中。张贤挣扎着,撞得猪笼乱晃,但无济于事,污水浸没了张贤的身子。张贤挣扎着,消失在水面之下。

猪笼已经完全浸入了水中,在水面上只能看到绳索剧烈地晃动,却只等来了柳万遥。但此时的柳万遥已经身负重伤,性命垂危,他不小心从山崖上掉了下来,摔断了几根肋骨。

柳荫已经十年都没有见到父亲,这一见,柳荫悲从心来,抱

已经死了!咱们是按规矩再泡他半个时辰,让他死透吗?还是现在拉起来?”段士章哼道:“让他死透!”刘管家说道:“老爷,那您先回去休息一会,咱们过半个时辰再来看吧,这小子,真把我们折腾得够够。”

刘管家领着段士章,一行人都暂时回洪德馆喝茶去了。

一个小时之后,段士章、刘管家、丁老七他们又回到水塘边,丁老七吩咐看守将猪笼从水中提起来。

猪笼慢慢地拉出水面,可是所有人都有些发愣,猪笼里除了一圈绳索以外,张贤根本就不在里面!

段士章狂吼道:“把笼子打开!”一个看守赶忙上前,可他一摸腰间,顿时吓得退后一步。刘管家一把抓他过来,说道:“你等什么呢?打开笼子!”他哭丧着脸,说道:“钥匙,钥匙没了……”

丁老七伸出手一拉笼门,铁链哗啦直响,原本在铁链上的那把大铁锁,不见踪影,笼门也被丁老七拉开了一道足够人钻出的缝隙。

这时,一个段士章府上的保镖疯了一样地跑过来,报告说柳荫逃走了。段士章的脑袋咚的一声炸开了锅,指着远方,喉咙里咕咕乱响,说道:“追!追!抓住他们!”李易、柳荫除一人一骑以外,另外还带了两匹空着的马儿,策马狂奔,黄昏时分已经赶到了洪德馆所在的山脚下,到了一个叫青石碑的小路口,这是事先约好的见面地点。

两人藏好马匹,焦急地等待,却只等来了柳万遥。但此时的柳万遥已经身负重伤,性命垂危,他不小心从山崖上掉了下来,摔断了几根肋骨。

柳荫已经十年都没有见到父亲,这一见,柳荫悲从心来,抱

住柳万遥无声地痛哭起来。

说话间,只听远处山脊后传来吼叫追赶的声音,正在向青石碑赶来。三人听到追兵的声音渐渐接近,都是心乱如麻。最后三人决定,张贤若是不来,就一起死在此处。

就在他们三人死意已决的时候,张贤浑身湿淋淋地赶到。柳荫、李易跳起来,都紧紧地抱住了张贤,两人都有无数话想要对张贤说。

张贤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自己逃出的一幕幕:在看守给他捆绑结实的时候,他手臂巧妙地拧了一下;在撞向看守的时候,他用手一下取下了看守腰间的钥匙;昏暗的水底,他用尽全身的力量用动着身子,一只手从绳索中松脱了出来;他拿出钥匙,将笼门上的铁锁打开,拉开铁链,钻了出去;他从水草中探出半个头,看了几眼水塘边段士章他们的动静,又潜入了水中。

四人再次上马,四匹马如同离弦之箭一般,奋蹄狂奔而去。身后的枪声响成了一片,但已是无济于事。

黑夜很快过去,天已破晓,满山遍野中笼罩着一层白雾。四匹快马正在山间小路上狂奔,马儿口吐白沫,已经支撑不住。张贤拉住缰绳,止住奔马,那匹马脚下软,歪倒在地。紧随在后的柳荫、柳万遥、李易跨下的马也都直喘粗气,站立不稳。

柳荫、李易正要下马,却见到柳万遥身子一晃,从马上直直地跌了下来。张贤、柳荫、李易赶忙冲上前去,把柳万遥架起,扶到路边大石上躺下。

柳万遥满口鲜血,奋力睁开双眼,抓住张贤和柳荫的手,呵呵轻笑:“我不行了!我再也走不了了。”柳荫大哭起来:“爹!你还行的,没事的,我们很快就能

逃出去了。”

柳万遥摇了摇头,双手一拉,让张贤牵住了柳荫的手,艰难地笑道:“我已经满足了!我死而无憾。贤良,请你照顾好柳荫,她受了太多的委屈,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待她。”

柳万遥紧紧地握着张贤和柳荫的手,说道:“贤良,前面是不是要到我们十年前的家了?”张贤答道:“是,很快就到了。”柳万遥露出笑容,说道:“那个戏法,你已经完成了吗?”

张贤的记忆飞跃回了十年前,在一片薄雾中,柳万遥和张贤站在山头,遥望着笼罩在雾气中的一座山峰,柳万遥说道:“贤良,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吗?”

张贤答道:“因为这座山峰?”柳万遥点了点头,说道:“这里有一个天地造化出来的奇迹,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奇迹创造出一个戏法,那一定是叹为观止,贤良啊,你看!”

张贤顺着柳万遥的手,向雾中的山峰看去,阳光已经从雾中透射出来,洒满了整片天空,远处的山峰更加清晰……

张贤停止了回忆,看着柳万遥的双眼,低声说道:“是的,我完成了,取名叫隐山乱道术。”

柳万遥遗憾地笑了笑,看向张贤,说道:“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你的隐山乱道术,只好等下辈子了……”柳万遥面带笑意,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雾气越来越浓,笼罩在山中,几乎都看不清前方的道路。浓雾中一大队人马冒了出来,正是段士章的马队,跟在刘管家身后的,居然还有望风楼的老板陈国。

原来这整整一夜,刘管家已将这一带派兵围上,又担心张贤魔术厉害,便连夜把陈国唤了过

来,还找了许多熟悉这一带山势的乡民。

再向前追了不到半个时辰,就有探马愁眉苦脸地回来报告:“段大爷、刘管爷,他们的足迹突然不见了!山里面多出了很多碎石路,便不知去向了。”

段士章等人赶去一看,果然如探子所说,这片深山之中,竟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很多明显是人为修筑的碎石路面,远远看去,这些道路纵横交错,杂乱无章地没人林中。

刘管家心存怀疑,这里已是人迹罕至,谁费这么大的劲修这些道路?但段士章不管这么多,让手下分成几路追进去,用哨音相互联系。

越往里走,碎石道路反而越发笔直,远远不是人口处那般繁复,用于联系的哨音渐渐连成一片,震得山谷鸣响。

段士章一马当先,已是来到一处密林中的空地上,空地上有一个小小的茅屋,破烂不堪,黑乎乎的无人居住。段士章刚刚要走,其他各路人马却从几个路口冒出,都挤进了这片空地。

段士章、刘管家对视一眼,大为不解,刘管家指挥道:“从这几条路走!”刘管家所指的方向,乃是另外一边几条不曾有人出来的道路。于是众人分散开追入这几条道路中。

可是各队人马沿着道路奔了一段之后,却又统统聚集在了这个破烂茅屋的空地上。如此这股再跑了一次,仍然是全部都回到空地上。

段士章侧头一看刘管家身后的陈国,问道:“陈国!这里怎么回事?”

陈国正在东张西望,满腹心思,听段士章喊他,略一沉思,说道:“段爷,这里莫非是九宫八卦阵?诸葛亮以前使用过的。”

准弟媳王娜和婆婆之间的战争



围城小新 著
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家境相对富有的善良女孩韩敏嫁给了有志青年——农村凤凰男董小利。韩敏为了爱,把自家的一套住房拿来做了新房。然而,这倒贴的举动不但没有换来相应的理解和感恩,反而成了婆婆变本加厉的开始……

而寒门太子董小利,他贫穷但自尊心异常强烈,他自私却又善于利用妻子对自己的爱占领道德制高点。一个世俗得有些可怕的自私男人,牵着这个真性情的女人的手,在婚姻的殿堂里到底能走多远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婚礼即将举行,董小利的父母、姐姐、弟弟小军和未婚妻王娜都来到北京。王娜是个很厉害的主,在未来婆婆面前,丝毫不让步,让我的新婚之夜充满了火药味……

生活小说

我新婚的第二天,一家人商量着去西单逛逛。

到了西单,走到老年服装专柜,小利妈妈眼神放光,跑了过去,抓起这个看看,又拎起那个瞧瞧,导购小姐一看这一家子都围着这个老太太的阵势,立马开始了热情百倍的推销。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,西单那是什么地方,漫天要价睁着大眼说瞎话的典型区域啊,温州的皮鞋能说是欧洲的,小镇的衣服能说是美国布什媳妇穿过的。不过,看小利妈妈还特信这一套,不断给我们重复:“你们看,这件真不错。原价那么贵,咱们来的真是时候,现在打折这么多。真是过了这村没这店啊……”

该结账了,听着收银员敲打计算器的声音,我心虚得想找地缝钻进去,果然不出我所料——3700大元!

董小利这个大孝子早就跑到我旁边,示意我拿出钱包来了,看来他仅存的五千大元今天要出去一大半了,我的苦瓜脸怎么也不能掩饰了——但是,董小利妈妈此刻紧盯着的并不是我也不是她的宝贝大儿子,而是——王娜。

可能是仰着脖子累吧,当王娜把目光收回来的时候,她面无表情地望着小军冷嘲热讽:“小军,据我所知,你卡里的钱除了买一套你预订的音响和一张新床外,没有剩下一条内裤的钱了吧!音响和床你可是交了订金的啊……刚才我烧包似的花了500块钱买了一件套装,这种不过日子的行为此刻让我悔得肠子都青了,刚才我还一个劲儿地检讨自己怎么这么败家呢……唉……我自己卡里的钱都花光了,小军,你还有么?”王娜这番话中有话、软中带硬的

回应,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,所有的人都被雷了个外焦里嫩。

“哎哟,哎哟……”王娜扭曲着五官变着腔调,“我肚子疼,吃什么不对付了还是不该喝冷汤,我要去厕所……”她双手捂着肚子弯着腰低着头一路小跑消失在狭窄的小路尽头,当然,她拿过了小军帮她拎着的贴身小包。

小利妈妈把矛头对准董小军啪啪开火:“小军!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,好吃好喝供着你们,现在妈老了,你们出息了,连人家小姑娘都说我该享福了……”

我是个面子的人,看到小利妈妈说话都带了哭腔,一分不舍九分丢人的心理立马蹿升至高位,都说家丑不可外扬,这都成什么了?!我犹豫了一下,使劲摸了摸自己的背包,隔着一层皮革,我感觉到里面的小钱包咯得手生疼。

我被蝎子蜇了似的拿出小利的银行卡,默默地放到了柜台上。导购小姐眼疾手快,生怕有差池,赶紧拿起来就刷卡:“您看看您多有福,孩子们争着抢着付款,啊,输密码吧!”

小利妈妈伸手把卡要回来,示意我拿回去:“以后妈和爸都要跟着你们,你们花销肯定大。这个钱,让小军他们出吧。小军,你去看看你媳妇的茅厕蹲没有?!”

小军被数落得面红耳赤,以离弦之箭的速度向卫生间冲了过去。而我,着着实实倒抽一口凉气,如果此刻,让我在“3700”和“以后跟着你们”之间做一个选择,我肯定连一秒钟都不会耽误地选择3700,此刻就是37000我也认了。五分钟过去了,十分钟过

去了,十五分钟过去了,不仅没有看到王娜,连小军的影子都看不到了……

二十五分钟过去了……小利慢慢踱到我旁边:“可能王娜不舒服,小军一时半会回不来。老婆,你看……”

听话听音,我手里的卡又重新回到了收银员的手里,这回谁也没有阻拦,顺利地刷卡拎包走人。

回到家里,大家貌合神离地坐在客厅等小军和王娜,小利妈妈就一会儿工夫,两个大苹果就很快下肚了,第三个苹果刚咬了一半,隔着门就听到王娜小皮鞋的喀嗒声一点点近了,小霞贴在门上,哗啦一声把门打开:“嗨!哈哈,吓你们一跳吧!”然而,刚进门的王娜显然没有被刻意制造轻松气氛的小霞感染,小军和她脸上的一副悲伤、痛苦不堪、无奈的古怪表情显露出来。

小军的眼珠子扫了大家一圈,忙不迭地解释:“王娜有急性阑尾炎,那会儿突然肚子疼,我们都害怕是阑尾炎犯了,没跟大夫招呼就去了最近的医院,呵呵。”

王娜也耷拉着脑袋,一脸无奈地说:“真不好意思,都没打个招呼就走了。”

“哟!急性阑尾炎啊,那现在好点了没?我好像听说要是犯了得住院吧,怎么你们……”怎么听小利妈妈这话,都不是关心人家,听着别扭。

“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是,原来是吃得不对。”小军有些轻松地展开了眉头,“万幸啊,要是阑尾炎犯了,可不知怎么办呢?”

“哼!现在不好好的吗?”小利妈妈丝毫不理睬王娜已经

非常难看的脸色,继续刻薄地说,“我真是奇怪了,早不疼晚不疼,怎么轮到掏钱包了,疼得这么厉害了?是肠子疼呢,还是心肝疼呢?”

“阿姨,听您这话头,我今天没住院,还挺让人遗憾是吧?”王娜是眼里揉沙子的主么,一听这话,立马就蹦高了。

小利妈妈一瞧王娜的阵势,咱的一拍桌子,站了起来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我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!您说什么我可也听得真真的啊。我就不信万事争得过一个理字?!我病了去医院了,反倒成了罪过,更大的罪过居然还是怎么没得大病啊?!啊呀,我们都是成年人耶,我们会听话儿音耶,谁说的什么意思难道长耳朵的都听不出来?!”王娜气哼哼地不甘示弱地摇晃着脑袋,“董小军你这倒霉孩子,活该老天让你媳妇肚子疼,疼得厉害越好,就应该住院让你照顾,让你伺候吃喝伺候拉尿,花光你所有的钱!什么买床?买音响?买狗臭屁!就你挣的那俩钱,咱俩吃饭够了就不错了,还买这买那,做你的春秋大梦吧!哦,老天,让我明天就得阑尾炎吧,正好不用去上班,好好歇着,好好养着,让这有出息的男人挣钱养家养老婆……”王娜这番冷嘲热讽,让脸色煞白的老太太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天,小利妈妈手里的苹果忍不住略微抖动了一下。

但是,没有换来满堂彩,反落了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小利妈,怎么能忍受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行为,她一声大喝:“小军!”

小利妈怒气冲冲地扫了一眼小军:“刚才大家说了什么话,你都听到了吧?!你妈怎么就

这么歹毒老不死啊?!天天不盼孩子好,天天盼着自己家都是药罐子!哎呀呀,冤枉死人不偿命啊……”小利妈妈把大腿拍得山响,抓住王娜的话就不依不饶了,小霞皱着眉头,大声提醒了一声“妈”,她看了看自己女儿一副恳求的表情,动作幅度这才放缓了一些,“怎么到这时候了也没吃饭?你不是有媳妇的人了吗?要媳妇干吗的?怎么混到连饭都吃不上了?”

小军蹭到他妈妈旁边:“还是老妈最心疼我啊,指望谁也不行啊,亲妈不疼还能指望谁呢?娜娜能照顾好她自个儿就不错了……妈,吃什么呀,你听,肚子咕咕咕叫个不停呢,前胸贴后背了。”

“我去做饭,这就去。娜娜,你不舒服,赶快进屋休息一会儿,小军你过来帮忙。”小霞赶紧趁机把遭受攻击的小军和王娜支开,试图化解眼前的尴尬气氛。

“买衣服的钱,你嫂子替你们垫上了……”小利妈妈把“垫上了”三个字说得脆生生的。

“哟,瞧您这话说的,都是儿子,一样的孝心。有的多拿,没有的少拿,一家人,分那么清楚干吗呀,让人笑话不?我要是有,小军要是也像我哥似的,一个月万儿八千的,甭说你要买衣服,就是我姐姐我叔叔的我嫂子,哪个我都会照顾到的。说了半天,咱这不是一穷二白,光有那份心,没那个本事吗?我这顾头不顾腩的,能不给你们添麻烦就是好事了,唉,说来都怪我们俩,怎么就光长肉不长本事呢,阿姨,你说我咋办?嫂子,你说我说得在理吧?”好一番巧舌如簧的伶牙俐齿,韩敏这辈子也赶不上了。